

趙州錄校註集評



上卷  
吳言生 撰



趙州錄校註集評

上卷

吳言生

撰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趙州錄校注集評 /吳言生撰.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004-6608-6

I. 趙… II. 吳… III. 禪宗—語錄—中國—唐代 IV. 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194915 號

責任編輯 雁 聲

責任校對 王應來

封面設計 大鵬工作室

技術編輯 木 子

---

出版發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 編 100720

電 話 010—84029450 (郵購)

網 址 <http://www.csspw.cn>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廠 裝 訂 豐華裝訂廠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980 1/16

印 張 53.25 插 頁 4

字 數 848 千字

定 價 89.90 元

---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趙州從諗禪師是禪宗史上最爲著名的禪師之一，有“趙州古佛”之稱。《趙州錄》保留了他一生中豐富的言辭、事跡、公案，盛傳於禪林詩苑，成爲禪宗史、詩歌史上流傳不衰的經典。本書致力於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

一、校註。選擇善本，對《趙州錄》進行校勘，並從各種典籍中輯錄出九十則佚文，是目前最爲完備的本子；由於《趙州錄》涉及禪宗思想的大部分核心問題，本書採取以禪證禪的方法，儘量從禪宗語境本身來對《趙州錄》中的相關術語進行疏證、闡釋。

二、集評。從四百五十餘種文史典籍中，搜集有關《趙州錄》的評論資料，按時代先後排列，以使讀者瞭解趙州公案被接受、詮釋、再發揮的歷史性過程，亦可使讀者瞭解趙州禪思想對中國文化史、詩學史的影響。

本書是採用集評形式整理禪學名著的嘗試。全書力求做到校註精，徵引博，規模鉅，於禪宗史、文學史之外，兼具思想史、文化史的意義。

# 序 一

淨 慧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

禪宗是中國佛教諸宗中最有活力的宗派之一，在歷史上和當今社會中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在倡導傳統文化、建構和諧社會的今天，對禪宗典籍進行整理，為廣大讀者提供優秀的讀本，有著積極的意義。

禪宗傳統上將北魏時期來華的印度高僧菩提達摩奉為初祖，“祖師西來”成為禪宗初祖達摩大師來華傳授禪法的代名詞。近年來學術界從實際情況考察出發，認為禪宗的實際創立者應是被後世禪宗奉為四祖的道信（580—651）大師。道信大師在四祖禪寺弘揚禪法，將衣鉢傳給弘忍。弘忍去世之後，門下形成以神秀（？—706）為代表的北宗，以慧能（638—713）及其弟子神會（684—758）、行思（？—740）、懷讓（677—744）為代表的南宗。“安史之亂”後，北宗逐漸衰微，南宗日益昌盛，一花開五葉，在唐末五代形成臨濟宗、鴻仰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禪門五宗，其中臨濟宗在宋代又分成楊岐、黃龍兩派。禪宗在兩宋時迎來了最為鼎盛的時期，成為中國佛教宗派中的主要流派，在社會、政治、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禪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機電光石火，禪闡壁立萬仞。語言文字，皆為長物。然而，長期以來，禪門宗師在提持向上宗乘之際，慈悲心切，入泥入水，在禪的印證、付授、傳承過程中，留下了浩瀚的典籍和文字。臺灣佛教學者藍吉富先生編纂《禪宗全書》一百冊（1990），就收輯了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禪宗典籍五百八十部。其中以語錄部最多，史傳部居次，是迄今為止中外各國之禪宗叢書收書數量最大的一部叢書。“不立文字”的禪宗，留下的文字竟然比任何一個佛教宗派所留下的文字都要多，並且，這些文字的形式也多種多樣，其中以禪法語錄為最多，凡

是著名的禪師幾乎都有語錄行世。語錄有別集，有合集。在語錄中既有禪師在開堂、上堂、小參、普說等各種場合的說法記錄，也有師徒間的答問，有對前人公案的評說——拈古，有評述這些公案的偈頌——頌古，還有法語、序跋、碑銘、題讚、詩偈等等。在語錄之外，禪宗典籍裏還有卷帙浩繁的史傳，包括以語錄為主的燈史，以記事為主的傳記等。此外，還有雜著、清規等。這些數量龐大的禪宗文獻，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長期以來即為文人學士、聞思修行者所珍愛。

但是，對於現代讀者而言，要想接觸、消化禪宗典籍殊非易事。首先，是因為絕大多數的禪宗典籍保留在《大正新脩大藏經》、《卍續藏》、《嘉興藏》、《禪宗全書》這些大型叢書中，單獨印行本很少，一般讀者很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大型佛學書籍。其次，是因為禪宗語言有其獨特的話語體系和表達形式，禪學著作往往是繞路說禪，表面上看雖然是用語言文字來表述，但其意義實則如鐵壁銀山般難以穿透。我們要想體會其意旨，往往會發現他宛如羚羊掛角，使人難覓其跡。由於在研讀禪宗典籍時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難，不少人將之視為畏途。因此，對禪宗典籍加以整理、箋釋，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從 20 世紀 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科學界對宗教研究的日漸深入，在對佛教文獻的研究、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自 80 年代以來，一些禪宗典籍相繼出版，如《壇經校釋》（郭朋，中華書局，1983）、《王梵志詩校輯》（張錫厚，中華書局，1983）、《五燈會元》（蘇淵雷，中華書局，1984）、《古尊宿語錄》（蕭蓮父，中華書局，1994）、《神會和尚禪話錄》（楊曾文，中華書局，1996），《寒山詩註》（項楚，中華書局，2000）、《六祖壇經》（楊曾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祖堂集》（吳福祥，岳麓書社，1996），這些典籍出版後，受到了讀者的普遍歡迎。特別是《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等禪宗著作，自初版以來的二十餘年間，一再印行，充分說明了廣大讀者對禪宗著作的歡迎與喜愛。與此同時，臺灣的宗教界也整理、出版了一些禪宗典籍，但由於某種原因，這些成果並沒有被大陸和日本的學術界所普遍採用。儘管如此，迄今為止的禪宗典籍的整理工作，還遠遠不能滿足日益繁榮的佛教學術研究的需要，遠遠不能滿足讀者日見增長的閱讀期求。因此，我們計劃選取一批禪宗典籍來加以整理，奉獻給大家。

吳言生教授編著的這本《趙州錄校註集評》，就是順應了當前的學術需求而進行的一項整理性成果。作者將歷史上有關《趙州錄》的評論搜羅囊括殆盡，為研讀該著作提供一個資料較為豐富全面的讀本。它是以集評的形式來整理禪宗典籍的嘗試。可以預見，它的出版，將在學界和教界引起較大的反響。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給從事佛教禪宗研究和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者及廣大讀者提供方便，為學術界、佛教界、讀書界提供一個閱讀禪宗典籍的較好的讀本。

2007年11月15日於四祖禪寺

## 序 二

方立天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

九月中旬，時值金秋時節，郵差送來了吳言生教授長達八十萬字的《趙州錄校註集評》的樣稿，當時一陣驚喜：在豐收的日子裏，言生又將有一部大作問世了，真是後生可畏！令人高興，令人讚歎！

言生君性敏好學，勤奮精進。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後流動站期間，和我有一段殊勝的因緣，我親眼見他《禪學三書》的完稿、出版，對我來說這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經歷。今天，言生又為新作《趙州錄校註集評》約序於我，我自然是非常樂意的。

《趙州錄》係趙州從諗禪師語錄。從諗（778—897），唐代著名禪僧，出家後曾追隨南泉普願，前後侍奉二十年。據僧傳載，從諗受僧衆之請，於八十歲時住趙州（今河北趙縣）觀音院，四十年間，不遺餘力，大揚南嶽一係禪風。世稱“趙州從諗”或“趙州”。從諗禪法的基本思想是主張性淨自悟，強調心性本來清淨，反對各種分別和執著。他說：“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五燈會元》卷四）闡揚上述思想的趙州的問答、示衆等公案，更是膾炙人口。如“趙州三轉語”、“趙州無字”、“趙州大蘿卜頭”、“趙州四門”、“趙州問死”、“趙州至道無難”、“趙州洗鉢”、“趙州救火”、“趙州柏樹子”、“趙州勘婆”，等等，其中包含了心性論、方法論、體悟論、境界論等豐富內容，影響深遠。言生積多年之功，編撰的《趙州錄校註集評》，其學術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我認為全書在以下幾方面取得了新進展、新成就：

一、在版本、校勘、輯佚方面，本書以日本春秋社 1964 年版《趙州禪師語錄》為底本，該底本係鈴木大拙校閱，秋月龍眠國譯。參校本有 1993

年淨慧法師重編的《趙州禪師語錄》、明徑山藏本《古尊宿語錄》以及《祖堂集》、《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等。本書還從各種典籍中輯錄出九十則佚文，附於書後。這就保證了底本的權威性和校勘的準確性，並使本書成為迄今為止最可靠和最完備的《趙州錄》校註集評本。

二、在註釋方面，本書採用以禪說禪、以禪釋禪、以禪證禪的方法，即在疏證、闡釋禪語時，選取禪宗語錄中有關的最典型的例句來說明，以使讀者置身於禪宗語境之中，領略禪意，體會禪味，並避免由於過多解說而帶來的繁雜枝蔓。

三、在評論方面，本書從四百多種文史典籍中，搜集有關《趙州錄》的評論資料，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分別加以論述，以有助於讀者瞭解後人對趙州不同公案的傳頌、詮釋、闡揚的歷史過程，瞭解趙州禪學影響的深廣久遠。

禪修歸根結底是為了提陞人的心理素質、精神境界和生命智慧，因此，近現代禪師和佛教學者對《趙州錄》的領悟、解讀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有助於當代讀者對《趙州錄》的理解。

我相信，《趙州錄校註集評》的出版，必將嘉惠學林，裨益佛門，也必將推動趙州禪學的研討進一步向深度與廣度拓展，從而為弘揚佛教的優秀文化作出新貢獻。

2003年9月30日  
於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 序 三

楊曾文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吳言生教授編著《趙州錄校註集評》完成，從西安打電話約請我為其寫序。不久書稿清樣寄到，展讀之下，感到頗有新意，茲將心中所感表述如下。

在中國禪宗史上，趙州和尚是繼馬祖之後一位頗有影響的禪師之一。趙州和尚，法名從諗（778—897），俗姓郝，曹州（治所在今山東曹縣西北）郝鄉人，或云青州臨淄（在今山東淄博東北）人。因久在趙州傳法，所以被稱為趙州和尚。出家後，聽說馬祖的弟子普願禪師在池陽（今安徽貴池）南泉山傳法，便前往投師參禪，因善於體悟心法禪機受到普願的賞識。曾問：“如何是道？”普願答：“平常心是道。”問：“還可趣向不？”普願答：“擬向即乖。”趙州當下曉悟，曾到嵩山受具足戒，然後又回南泉普願門下受法。趙州和尚離開南泉後參訪各地，曾說：

七歲童兒勝我者，我即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古尊宿語錄》卷十三）

趙州八十歲時（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輾轉到趙州城東離著名的趙州石橋十里的觀音院居住傳法。

趙州在唐代歸成德鎮管轄。成德鎮又名恒冀、鎮冀、成德軍，唐末稱武順道，治所設在恒州（後改鎮州，在今河北正定）。趙州和尚到觀音院居住時，正值王紹懿（857—866年在位）繼任成德軍節度使不久，此後經王景崇（866—883年在位）、王鎔（883—921年在位）。王景崇、王鎔先後都稱王。在史傳記載中與趙州和尚往來密切的所謂“鎮府大王”、“鎮州大王”、“大王”、“趙王”當是他們二人，然而在更多的場合應是指王鎔。

趙州和尚在世傳法四十年，於唐乾寧四年（897）去世，年歲高達一百二十歲，恐怕是唐五代禪師中壽命最長的一位。後諡“真際大師”之號。趙

州的禪法在他生前就為世人所重，《景德傳燈錄·趙州和尚傳》說：

師之玄言佈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

趙州的傳記語錄，現存《趙州真際禪師語錄併行狀》二卷，收載於《古尊宿語要》和《古尊宿語錄》卷十三、十四。另，《祖堂集》卷十八、《景德傳燈錄》卷十的《趙州和尚章》中也載有他的傳錄。

趙州和尚的禪法基本沿續六祖慧能—馬祖—普願以來的禪法思想，經常引導弟子通過“窮理”、“識心見性”來領悟自己本性，強調自信自修自悟。他的“柏樹子”、“喫茶去”、“狗子無佛性”以及被稱為“三轉語”的“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等饒有風趣和蘊含玄機的禪話，十分生動地反映了趙州和尚的“家風”。趙州的事跡、語錄、偈頌，在唐宋以後的叢林很受歡迎，經常被引用。

在宋代臨濟宗楊岐派禪師圓悟克勤（1063—1135）據雲門宗雪竇重顥的《頌古百則》所著的《碧巖錄》中，引述最多的是雲門文偃，其次是趙州和尚的公案。克勤發揮雪竇贊頌趙州禪風的頌古，稱趙州和尚“尋常為人處，不立玄妙，不立孤危……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仞”；“趙州有逸群之辯”；趙州“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評價很高，可以說是推崇備至。

近年教內外研究禪宗歷史、禪法和文獻的學者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對趙州和尚的研究和介紹也很多，除在禪宗史專著中有介紹趙州和尚生平和禪法外，在許多學術刊物中也常看到介紹趙州和尚的文章。即使對趙州和尚的語錄，也至少有兩個校本出版：1993年淨慧法師編校《趙州禪師語錄》、2001年張子開點校《趙州錄》。然而，如同擺在諸位面前的吳言生教授所編著《趙州錄校註集評》這樣的文獻編錄著作却從未有過。

本書正文以日本春秋社1964年出版的《校訂國譯趙州禪師語錄》為底本，校之以明版多種本子及淨慧重編校本等。編者將語錄按內容分為五百二十五則，並且又從很多禪史及語錄等資料輯出佚文九十則，附於“補遺”（526—615）之中。皆引用語錄中的原話作小標題，以便於讀者檢索。這部分體現出一個“全”字。

然後，對字句有差異之處加以“校記”；對字句有解釋者，加以“箋註”。比較而言，這兩部分篇幅很小。

全書最有特色且篇幅最大者是“集評”，幾乎將《祖堂集》及“五燈”、歷代其他禪宗燈史、語錄中一切引用趙州語錄的文字搜羅殆盡，凡所載錄皆

加出處，有的出處不祇一個，甚至很多。由此可見，所謂“集評”者，不是編者的評論，而是歷代叢林中很多禪師通過上堂說法和所謂舉古、拈古、頌古等形式引用的趙州和尚的事跡和語錄。這對於對禪宗公案、語錄感興趣者，或對從事禪宗研究者來說，能够方便地通過比較深入瞭解趙州語錄中一些著名字句、語匯所含的意境。例如，對趙州語錄中的“平常心是道”、“柏樹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喫茶去”，等等，都有大量引證。通過對這些從不同角度引證、發揮的語句的比較，可以加深對趙州語錄中所蘊含禪機、禪境的理解。搜羅資料十分廣博，為閱讀、利用者提供很多綫索和方便。這部分體現出一個“博”字或“廣”字。

書的後面附錄一是“趙州語錄總評”，載錄趙州和尚的行狀、傳記及語錄序、歷代碑記、詩讚等，可以作為對趙州“知人論世”時的參考。附錄二是“趙州錄集評引用書目”。

全書洋洋八十萬字，乍聽起來有點令人吃驚。然而此書帶有工具書的性質，既可以全讀趙州語錄，也可以據小標題按圖索驥，取其所需，也可以僅參考集評中某些字句。

吳言生 1999 年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對禪宗可以說是情有獨鍾，近年來潛心研究禪宗，曾在中國人民大學作哲學博士後研究，著有《禪宗思想淵源》、《禪宗哲學象徵》、《禪宗詩歌境界》（中華書局，2001）等。近年擔任河北禪學研究所主辦的《中國禪學》的主編，聯絡佛教內外的學者撰寫禪學文章，已由中華書局出版多卷。他善於運用電腦信息技術，創辦佛學研究網（[www.wuys.com](http://www.wuys.com)），及時發表國內外佛教研究的信息和動態，受到教內外學人的廣泛歡迎。他這次編著《趙州錄校註集評》，可以想見是花了很大工夫的，從體例與篇幅來說無論對他個人或是對於學術界同行，都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嘗試。這將為佛教界、學術界閱讀、利用和研究中國禪宗提供很大方便。

最後，祝這位年輕的學者今後不斷取得新成果。

2003 年 9 月 30 日於北京華威西里自宅

# 凡例

一、原文及校記：本書所依底本為日本春秋社昭和三十九年（1964）版《校訂國譯 趙州禪師語錄》，該版本為鈴木大拙校閱，秋月龍眠國譯，河北虛雲印經功德藏2001年出版的簡體字本《趙州禪師語錄》係依據此本。

本書參考校本為河北佛協佛曆二五三六年（1993）七月版淨慧法師重編之《趙州禪師語錄》、明版《嘉興藏》第一百三十七種之《趙州和尚語錄》、明永樂南藏本《古尊宿語錄》、明徑山藏本《古尊宿語錄》，以及《祖堂集》、《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錄》等五代、宋人的著述。

對字句有差異之處寫出簡明校記。如發現各版本記載該則語錄文字差異較大，則徑錄其他版本的記載以資參照。

二、箋註：本書箋注，採取的是以禪證禪的方法，詮釋禪語時，選取禪宗語錄中該則辭語最典型的例句，儘量使讀者置身於禪宗語境之中，而避免過多解說造成的零碎支離。

## 三、集評：

1. 集評材料的先後按朝代先後排序，依禪宗語錄、《四庫全書》中經史子集、日本禪學著作等類別收錄。

2. 為節省篇幅，在記錄文獻的多個出處時進行了簡約處理：

在記錄文獻的多個出處時，完整的信息應為：

◎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且道是甚麼？刻舟求劍，膠柱調絃。”（《聯燈會要》卷十三《法華全舉禪師傳》，亦見《嘉泰普燈錄》卷二《法華全舉禪師傳》，《古尊宿語錄》卷二十六《法華全舉禪師傳》）

本書為求簡練，一概將“禪師傳”之類省略，將上述引文部分寫作：

(《聯燈會要》卷十三《法華全舉》，《嘉泰普燈錄》卷二，《古尊宿語錄》卷二十六)

其中第一條為所徵引文字的出處，其後為參見出處。(有相同或類似之記載的出處)

3. 關於趙州語錄各則出處或收錄的標示：書中每則語錄的末句，均有年代較早的文獻出處，或年代較後的文獻徵引等信息。這些文獻一般情況下都是典籍中關於趙州大師的傳記，故於標示出處時不再一一註明，如語錄（一），出處標示為“《祖堂集》卷十八，《景德傳燈錄》卷十，《聯燈會要》卷六”等，即表明該條語錄載於各書的趙州禪師傳記中；但如果該則語錄尚見於其他禪師傳記中，則分別予以註明。如語錄（五），因該則較早的出處見於其他禪師（南泉）的傳記中，故出處標示為：“《祖堂集》卷十六《南泉普願》，《聯燈會要》卷六《趙州從諗》，《古尊宿語錄》卷十三《趙州從諗》，《指月錄》卷十一。”

4. 某則公案或禪語末后所標引的第一條出處，一般情況下是按年代順序來著錄較早的出處。但如果年代較後文獻的文字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則著錄較後出現的文獻，而將較早的出處作為參見出處。

5. 對某一種文獻出處，一般情況下以其中的一種文獻為主，餘者只註明參見出處。但有些文獻雖記錄了同一事件，却各有側重，此種情況下對這些文獻就一概予以著錄。如《居士分燈錄》卷下《蘇軾》、《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九《佛印了元》、《叢林盛事》三書，均記載有關效倣趙州不下禪床的公案，本書即同時著錄。

6. 本書以“◎”符號作為集評中徵引的獨立的部分。(1)《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禪門類聚》、《宗門拈古彙集》、《宗鑑法林》四部書，是禪宗史上較為典型的關於公案的拈古評唱集。其中《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收錄的頌古最為完全，為保持其原貌，將成立於該書之前或之後的文獻出處以〔 〕內附註的形式，用小五號倣宋體加以標引。《宗門拈古彙集》、《宗鑑法林》等書，則多取自《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禪門類聚》的頌古或拈評，因此凡前二書有著錄者，在前二書的相應文獻位置予以標引，而於後二書不復著錄，以避重複。(2)個別評唱，或見於《碧巖錄》、《虛堂錄》、《從容錄》等正文中，或見於《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等書中，為保存其各自的原貌，予以兩存。(3)某一資

料，如果僅僅是復敘公案，之後加以頌古、拈評，則附於以上拈古評唱集的相應位置作為參考出處；對公案有獨特理解、發揮者，則單獨予以著錄。

7. 本書將某一段引文的原始出處，置於該段引文的最後的圓括號（）中，對於有參考價值的其他出處，仍同體列 6，以〔〕內附註的形式，用小五號仿宋體來表示。

8. 著錄的禪語，有的在原書中有標題，如鍼對某人的開示等等；有的在原書中沒有標題，如一般的禪機對答之類，集評亦靈活處理之。對於摘錄自文集類的資料，一般情況下保留其標題。但著錄之內容，則視具體情況，或全錄，或節略。

9. 各則集評，在徵引古德敘述公案時，短者全引，長者錄其關鍵句；復述公案的文字有參考價值者，全引。省略部分，以（中略）來表示。

10. 《大正藏》中日本禪宗語錄部分，對公案的提倡，原文用○表示，如：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風流可愛。公案未圓。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為統一體例，本書將其對公案的提倡部分用小五楷表示：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風流可愛。公案未圓。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四、繁體字一般情況悉依原字。但對於有些字，予以統一。如“裏外”的“裏”，《大正藏》用作“裡”，《卍續藏》則用作“裏”，本書採用《卍續藏》的字形。

《卍續藏》中字形有異者，則選取其通行者。如“彷彿”，《卍續藏》中有“彷彿”、“髣髴”兩體，本書採取通用的“彷彿”。

又如“閑”，古籍中常使用“閒”字。本書遵從《卍續藏》的用字習慣，依然採用“閑”字。

對有些字，依據《卍續藏》的用字習慣，保留其原貌。如《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所收的頌古作者中，有標示為“松源岳”禪師者，而《卍續藏》同

時收有《松源崇嶽禪師語錄》；《卍續藏》收有《痴絕道沖禪師語錄》，在《行狀》中却明言“師名道沖，自號癡絕”，此種情況下，保留“岳”、“嶽”、“痴”、“癡”的原貌。

五、本書從各種資料中輯出九十則趙州大師語錄的逸文。附於（五二五）則之後，是為（五二六）至（六一五）則。每則均說明出處。有評論資料的，亦附以評論資料。

六、有關趙州大師的總評，置於全書之後。為避免重複，本書正文中引用集評資料時，略去作者、時代、版本等信息，而於書後附有《趙州錄集評引用書目》。對每一部文獻均標明它在《大正藏》、《卍續藏》、《四庫全書》的冊數；按時代分成唐、宋、元、明、清等幾個部分。在每個部分內以書名的第一個字的字母為序進行排列，以便檢索。

## 目 錄

### (上卷)

凡例	(1)
(一) 平常心是道,擬向即乖	(1)
(二) 明頭合,暗頭合	(13)
(三) 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昨夜三更月到窗	(14)
(四) 救火救火,南泉拋鑰匙從窗內入堂中	(18)
(五) 相救相救,一二三四五	(19)
(六) 南泉斬貓,趙州將鞋戴在頭上出去	(20)
(七) 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悔不更與兩踏	(30)
(八) 請水牯牛去浴,趙州驀鼻便拽	(32)
(九) 離四句絕百非外請道	(33)
(十) 道得即開門,蒼天蒼天	(35)
(十一)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還有過也無	(35)
(十二)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	(39)
(十三) 一代不如一代	(79)
(十四) 如何是清淨伽藍,丫角女子	(80)
(十五) 承閻和尚親見南泉,鎮州出大蘿卜頭	(81)
(十六) 和尚生緣什麼處? 西邊更向西	(91)
(十七) 外空、內空、內外空	(92)
(十八) 如何是佛真法身,更嫌什麼	(92)
(十九) 如何是心地法門,古今榜樣	(93)
(二十) 賓中主,山僧不問婦;主中賓,老僧無丈人	(93)
(二十一) 如何是一切法常住? 老僧不諱祖	(93)